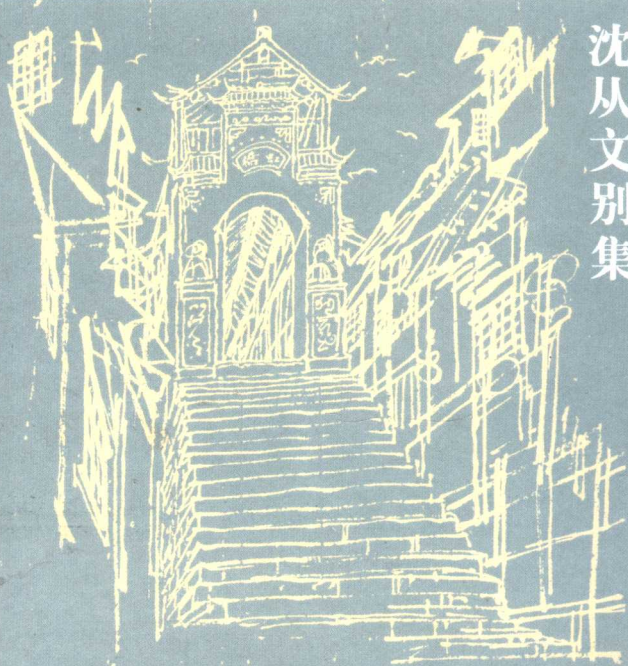


沈从文别集



在一队中我们真是很关爱的，被打了就代为找药，输光了就借钱扳本，有酒全是大家平分，有事情也是大家争去做。

貴生集

沈从文 著

我是想找一句两句俏皮一点的话来批评这肥羊生活的，半天却觉得竟无一处能令人引起坏的印象。山上大王气派似乎并不比如今的军官大人使人怕；喽啰也同北京洋车夫差不多，和气得要你一见了他就想同他拜把弟兄认亲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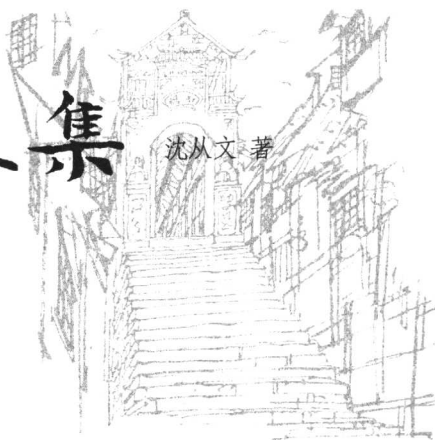
江苏教育出版社

JIAN SU JIAO YU CHUBAN SHE

沈从文别集

貴生集

沈从文 著



江苏教育出版社
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贵生集/沈从文著.

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2005.4

(沈从文别集)

ISBN 7-5343-6433-7

I. 贵...

II. 沈...

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.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1742 号

出版者 **江苏教育出版社**

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

网 址 <http://www.1088.com.cn>

出版人 张胜勇

书 名 贵生集

作 者 沈从文

编 选 刘一友 向成国 沈虎雏

责任编辑 许敏敏
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

(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

厂 址 河北省涿州市范阳西路 21 号 电话 0312—3685460

开 本 880×1270 毫米 1/32

印 张 6.75 插页 2

字 数 106 000

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0001—5100

定 价 13.80 元

发行热线 010—88876731

编辑热线 010—88876730

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再版序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,不少喜爱文学的读者迷上了契诃夫,这跟平明出版社接连推出 27 册汝龙翻译的《契诃夫小说选集》直接有关。

那时我家至少有三个契诃夫迷:做文学编辑的母亲、哥哥和我。谈论哪篇小说怎么怎么好,是不倦的话题。已经退出文坛改了行的父亲不参与,只有时微笑着对外人说:“家里有三个契诃夫的群众。”

汝龙译的这套选集可贵之处,首先在于对作品的精选;第二是选进一些契诃夫的书信、札记,别人对他的回忆、评论等,分编到不同集子里,这些文字拉近了读者和作者的距离,是汝龙先生锦上添花的贡献。

到 1992 年编选《沈从文别集》的时候,我们自然想到从平明版《契诃夫小说选集》取法。这也是父亲的愿望,尽管他不参与“契诃夫群众”的热情讨论,汝龙这套译本的长处

他胸中有数。

我问过父亲汝龙为什么常赠送新书？他只简单说：“是朋友。”

母亲的补充才说清楚：“他翻译的那套英文契诃夫小说是我送的。”

据我充和四姨回忆，1932年暑假，一个“说是由青岛来的，姓沈，来看张兆和的”羞涩客人，初次登苏州张家门，带的一大包礼物“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”。加尼特夫人的一套英译《契诃夫小说集》就在其中。

不懂外文的沈从文怎么买洋书？四姨说那是过上海时托巴金选购的。

父亲曾希望母亲朝文学翻译方面发展，送这样礼物包含着鼓励。愿望虽然没实现，礼物却终于转到最合适的人手里，促成被誉为契诃夫小说“最佳译本”的产生。朋友的成就四十年后启发着《沈从文别集》的编选工作。

当本书再版之际，我们感谢与它有缘分的几位文学前辈，也要感谢为我们想出《沈从文别集》总书名的汪曾祺先生。

沈虎雏

2005年3月11日

总 序

从文生前,曾有过这样愿望,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,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。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,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,只要字迹清楚,款式朴素大方,看起来舒服。本子小,便于收藏携带,尤其便于翻阅。八十年代初,有一家书店曾来联系过,也曾请人编了一套,交付出去。可是,落空了,未能实现。我一直认为是一件憾事。

现在湖南岳麓书社要为从文出书,我同虎雏商量,请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合作,编选这么一套。这套选本和以前选法编法不同。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,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。有杂感,有日记,有检查,有未完成的作品,主要是书信——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来的,大部分未发表过。不管怎样,这些篇章,或反映作者当时对社会、对文艺创作、对文史研究……的一些看法,或反映作者当时的处境,以及内心矛盾哀乐苦闷,把它们发表出来,或许有助于

读者从较宽的角度对他的作品、对他的为人以及对当时的环境背景有进一步了解。

出这套书,当然,同时也了却死者和生者的一点心愿。

张兆和
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目 录

从文史料选

一个长会的发言稿	(1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未完篇

无从驯服的斑马	(6)
贵生	(11)
在别一个国度里	(38)
说故事人的故事	(70)
喽啰	(81)
卒伍	(90)
船上岸上	(117)
我的教育	(127)
逃的前一天	(160)
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	(180)

从文史料选

一个长会的发言稿^①

从五零年起,我即参加革大、作协、文联和以后政协的学习,没有间断。到目前为止还是不会把学到的体会,比较有条理的说出来。如果学习是用说话来测验进展和思想改造程度,我恐怕是最落后的一个,在同志考验下,只能得个零分。这一方面是思想落后的表现,另一方面,也是从小就不善于在不同业务的人面前说话,习惯真是不容易改正,和思想差不多的。再鼓励我,也是不成功的。不过我有另一种理会,就是思想改造如果主要是在为社会主义服务,为生产建设科学实验而服务,能结合我业务学习及工作范围,来检查工作和思想,倒似乎比较有边,也能作出稍微有条理的分析。学得比较好,做得比较对是某几方面,不好不对处,又还有

^① 是不是按这稿发过言,尚不清楚。

些什么,都容易谈。

如象这么坐下来,离开具体业务,单独谈思想问题,虽能接触到思想问题,可并不能解决思想问题。说“思想改造”,对他人说,情形我不大明白,对我说,作用也许不怎么大。

因为这十多年我是在博物馆做研究工作的,和“人”接触的机会比较少,和坛子、罐子、绸子、缎子打交道却特别多。甚至于可以说一天想到的全是这些事情。照文化部对研究员的要求,是对内为陈列提供各种材料以外,并对外为生产、教学和研究而服务。因此学的真象个杂货铺,什么料想不到的问题多少也得有点常识。这里也有政治,也有科学,还有艺术。在工作方法上更必需学习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才搞得通。材料常是十万八万,问题且多而又多,很多过去还是空白点,解放后才有条件来着手摸索的,都需要把史部中的文献和出土的东东西西,和留在图画上的形形色色,三者结合起来看问题,分析判断,才能提得出较新的结论。大家都知道我过去又算不得是个读书人,只能写点不三不四小说的半知识分子。先是当了几年兵油子,后来却在文化界混了好一阵,真正认真切实的学,还是从到博物馆才起始。十多年大部分时间是消耗到图书馆和库房里边,出去参观也经常是钻入别的库房,和坟里挖出的东西打交道。和外面人接触,也不外三部分人:一、偶尔来些国外搞文物的专家,组织上派我出出面,谈问题,供咨询。二、国内编书教书的年青教师,和烧瓷织绸缎生产上的同志,要具

体谈毛主席说的把学习优秀传统来古为今用,要明白具体一些,我来提材料,并指明出处。大致不会有太大错误。三、是演历史故事戏,作历史人物画和雕刻,什么样子才比较对,穿衣、骑马、打仗、吃喝,不同时代有什么不同,有什么材料可参考,我懂得多些也详细些。

绝大部分心力都是使用到这上面了,除此以外也几乎没有生活可言。虽然也相当羡慕老朋友如巴金、冰心、老舍这些人,经常到世界各处走动,见闻广博,心胸畅朗,但是我从不唉声叹气,有什么埋怨。我的工作岗位既在博物馆,一切是为人民服务,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。这种文化仗既然也得人打,我就打下去。正因为搞这种杂学的人国内并不多,我还只想一个人揽五个人事做。说拥护党,热爱国家,思想改造程度如何,只有从这些工作学习上求了解,作检查,才能够明白得失。什么方面打得比较好,什么打的不好,什么方面且走错了路,再来改正,思想改造也就比较容易落实。一离开工作实践,我就不知道怎么说好了。

这也就是党给荣誉参加了政协,十年来我只发言一次,而提案积起来却有廿多件的原因。因为提的案,多涉及我工作范围,为了全国一盘棋共同提高的问题,为了建设社会主义,我能协助其他教学战线、生产战线尽一点力的部分。可以从实践去证明的。我认为学的本来就是为了用,在这些方面多出点力,也是应该的。也有可能犯有“厚古薄今”的错误,求改正,依然还是得从实践作去,

才能见效果。

近些日子因血压高,心脏供血不良,经常隐痛,坐到桌子边读书二三小时,即眼睛发肿,视觉短期失明。有时头沉重得可怕,不免有些急躁,觉得生命受自然严酷限制,可有效使用时间已不多。学习重在思想改造,本为更好建设社会主义,与其尽我坐下来谈“学习心得”,不如给我以机会,趁我精力还得用时,让我去全国走走,就各大博物馆陈列和库藏到处学学,也到处提出些意见,解决他们的问题。并去各个美术学校,各个烧造瓷器生产地区,特别是江西景德镇陶瓷研究所、陶瓷博物馆、陶瓷学校,参观一二月,他们生产上的花纹和造型,陈列上的说明,以及教学上的有关教材应用诸问题,我提供的意见,大体上是可望有较好效果的。此外,我搞古代丝绸花纹,常识比较丰富,苏、杭、申、宁、成都等绸缎生产地区,新的生产固然早已突过前人,有万千好花样出现。但过去明清六百年生产,也还有千百种配色构图十分精美,值得参考取法的,可以充实丰富以新内容的,如今多冻结在庫房里,不能发生应有作用,学校方面不知道,生产方面也不知道。因此,如苏州纺织宋锦,多似是而非,颜色暗淡,花纹别扭。成都则生产蜀锦有两千年历史,新产品却花纹失调,并近二百年有什么产品可供参考取法也不明白。有个研究所,拟出图录,竟把乾隆时织物当成唐代的。南京云锦丝绸研究情形也相差不多。杭州都锦生产在国际上负有盛名,也由于不明传统配色法,技术高而艺术未过关,不够令人满意。

我想即用我所学,去成都、南京、苏州、杭州用二个月走一转,了解一下生产上目前的问题,回来后根据情形,就历博、故宫收藏,调二三百种可供生产参考的材料,再分别去各地美术学校或工厂,作短期展出,共用四个月时间,将可以为国家作许多有用事情!

我懂得生产情形较多些,我今后的工作,也就更容易配合需要,作得更有效果。能和老师傅年青工人打成一片,对个人思想改造,更显明比这么坐下来谈个三几月完全不同。

未完篇

无从驯服的斑马^①

我今年已活过了八十岁，同时代的熟人，只剩下很少几位了。从名分上说，我已经很象个“知识分子”。就事实上说，可还算不得正统派认可的“知识分子”。因为进入大城市前后虽已整整六十年，这六十年的社会变化，知识分子得到的苦难，我也总有机会，不多不少摊派到个人头上一份。工作上的痛苦挣扎，更可说是经过令人难于设想的一个过来人。就我性格的必然，应付任何困难，一贯是沉默接受，既不灰心丧气，也不呻吟哀叹，只是因此，真象奇迹一般，还是依然活下来了。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，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，近于“顽固不化”的无从驯服的斑马。年龄老朽已到随时可以报废情形，心情上却还始终保留一种婴儿状态。对人从不设

^① 这是作者写于1983年春的一篇未完成作品。

防,无机心。且永远无望从生活经验教育中,取得一点保护本身不受欺骗的教训,提高一点做个现代人不能不具备的警惕或觉悟。政治水平之低,更是人所共睹,毋容自讳。不拘什么政治学习,凡是文件中缺少固定含义的抽象名词,理解上总显得十分低能,得不出肯定印象,作不出正确的说明。卅年学习,认真说来,前后只象认识十一个字,即“实践”,“为人民服务”,和“古为今用”,影响到我工作,十分具体。前面七个字和我新的业务^①关系密切,压缩下来,只是一句老话,“学以致用”。由于过去看杂书多,机会好,学习兴趣又特别广泛,同时记忆力也还得用,因此在博物馆沉沉默默学了三十年,历史文物中若干部门,在过去当前研究中始终近于一种空白点的事事物物,我都有机会十万八万的过眼经手,弄明白它的时代特征,和在发展中相互影响的联系。特别是坛坛罐罐花朵朵,为正统专家学人始终不屑过问的,我却完全象个旧北京收拾破衣烂衫的老乞丐,看得十分认真,学下去。且尽个人能力所及,加以收集。到手以后,还照老子所说,用个“为而不有”的态度,送到我较熟悉的公共机关里去,供大家应用。职业病到一定程度下日益严重,是必然结果。个人当时收入虽有限,始终还学不会花钱到吃喝服用上去。总是每月把个人收入四分之一,去买那些“非文物”的破烂。甚至于还经常向熟人借点钱,来做这种“蠢事”。因此

① 新的业务指 1949 年以后的业务。

受的惩罚也使人够受的。但是这些出于无知的惩罚,只使我回想起顽童时代,在私塾中被前后几个老秀才按着我,在孔夫子牌位前,狠狠的用厚楠竹块痛打我时的情形,有同一的感受。稍后数年,在军队中见那些杀戮,也有个基本相同的看法,即权力的滥用,只反映出极端的愚蠢,不会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。

使我记忆较深刻且觉得十分有趣的,是五×年正当文物局在北都举行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时,或许全国各大博物馆文物局的负责人和专家,都出了席。我所属的工作单位,有几位聪明过人的同事,却精心着意在午门两廊,举行了个“内部浪费展览会”,当时看来倒象是很有必要的一种措施。事先没有让我参加展出筹备工作,直到有大批外省同事来参观时,我才知道这件事。因为用意在使我这文物外行丢脸,却料想不到反而使我格外开心。我还记得第一柜陈列的,是我从苏州花三十元买来明代白绵纸手抄两大函有关兵事学的著作,内中有一部分是图象,画的是些奇奇怪怪的云彩。为馆中把这书买来的原因,是前不久北京图书馆刊正把一部从英国照回来的敦煌写本《望云气说》卷子加以刊载,并且我恰好还记得史记上载有卫青、霍去病出征西北,有派王朔随军远征“主望云气”记载。当时出兵西北,征伐连年,对于西北荒漠云气变化,显然对于战事是有个十分现实的意义。汉代记载情形虽不多,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,却有个“黄帝望云气说”,凡是托名黄帝的著述,产生时间至晚也在春秋战国时已出现。这个敦煌唐代望云气

卷子的重要性,却十分显明。好不容易得来的这个明代抄本,至少可以作为校勘,得到许多有用知识,却被当成“乱收迷信书籍当成文物”过失看待。可证明我那位业务领导如何无知。我亲自陪着好几个外省同行看下去,他们看后也只笑笑,无一个人说长道短,更无一人提出不同意见。于是我又陪他们看第二柜“废品”,陈列的是一整匹暗花绫子,机头上还织得有“河间府织造”几个方方整整宋体字。花绫是一尺三左右的窄笄织成的,折合汉尺恰是二尺宽度。大串枝的花纹,和传世宋代范淳仁诰敕相近。收入计价四元整。亏得主持这个废品展览的同事,想得真周到,还不忘把原价写在一个卡片上。大家看过后,也只笑笑。我的上司因为我在旁边不声不响,也奉陪笑笑。我当然更特别高兴同样笑笑。彼此笑的原因可大不相同。我作了三十年小说,想用文字来描写,却感到无法着手。当时馆中同事,还有十二个学有专长的史学教授,看来也就无一个人由此及彼,联想到河间府在汉代,就是河北一个著名丝绸生产区。南北朝以来,还始终有大生产,唐代还设有织绫局,宋、元、明、清都未停止生产过。这个值四元的整匹花绫,当成“废品”展出,说明个什么问题?结果究竟丢谁的脸?快三十年了,至今恐还有人自以为曾作过一件绝顶聪明,而且取得胜利成功伟大创举。本意或在使我感到羞愤因而离开。完全出于他们意外,就是竟毫不觉得难受。并且有的是各种转业机会,却都不加考虑放弃了。竟坚决留下来,和这些人一同共事卅年。我因此也就学